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deli得力 No.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二

宋紀三十二

庚戌
一年

神宗二

熙寧三年春正月乙卯詔諸路散青苗錢禁抑配

戊午罷判尚書省張方平初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

為不可方平尋以喪去服闋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

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出知陳州及陞辭極論新法

之害帝為之憮然未幾召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

石深沮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復出判應天府以周

書館

武進薛應旂編集



敦頤爲虞部郎中提點廣東刑獄敦頤曰刑者民之
司命情僞微賤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
能治也於是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瘴
癘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以
洗冤澤物爲己任俄得疾聞水嚙其母墓遂乞知南
康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汚靡
紱邪遂謝事居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乃
取道州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有終焉之意 二月
已酉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
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

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數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陪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諸路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

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
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
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
臣今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
法抑兼并振貧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
乎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
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
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
爲異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
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

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爲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令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爲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嘗與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交結。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壬申。以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初。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

三又與呂惠卿辯論于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
訪之安石安石曰外托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
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
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
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
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
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
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
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
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

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
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
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
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
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
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對曰臣未
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
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
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

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乙酉。韓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三月己亥。始以策試進士。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邵武人。所對策。專投合用事者。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一。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

答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
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
誣之 丙辰立試刑法及詳刑官帝因王安石議謀
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
賊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按取其通曉者補刑法
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或言試刑法世
指爲俗吏故應者少蓋高科不試人不以爲榮乃詔
悉試 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帝初即位覺爲
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
以爲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

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
 以為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帝曰
 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
 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
 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
 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詭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
 王莽計羸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
 於莽時况國用專取其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
 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
 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會公亮言畿縣散青苗

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
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
軍 程顥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
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
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况今日事理顯白易知
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
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
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
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
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

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
小事而先失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
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
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謹若欲遂行必難
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
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
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况糶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
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
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夏四月戊
辰貶御史中丞呂公著時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

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
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
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
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會帝使公著
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
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遂誣公著言韓琦欲因人
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於是貶公著
知潁州且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
從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
已卯趙抃罷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䟽言制

抃免

置條例司。遣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公論，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抃長厚清修，爲政善因俗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爲本。韓琦稱爲人中表儀，已不及也。旣又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抃獨榜衢路。

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抃治民所在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以韓絳叅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叅預大政。首爲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爲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于王政。而人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癸未。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定少受學于王安石。舉進士爲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

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熙寧三舍

人未幾監察御史陳薦言定頃爲涇縣主簿聞母仇氏死匿不爲服定自辯實不知爲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辭官曾公亮謂當行追服安石力主之罷薦御史而改定爲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復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地并論安石之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解說書乃授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法官援知台州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判審刑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

汗辱衣冠耳。帝曰：善。詔自後百官坐罪免杖黥而流海外，因著爲令。論曰：宋以忠厚立國，藝祖以來每事務從寬大，唯於賊吏不齒衣冠，往往籍產棄市，大赦不原，故雖中人以下，不畏犯義，亦畏犯刑。吏治之善，多由于此。杖黥流配，已爲末減，顧猶免之，自是簠簋不飾，其爲衣冠之辱大矣。壬午，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戢右正言，李常時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之而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

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
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况於措
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預大計用賤陵貴以
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
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
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
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
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早賜降
責帝令顯詣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
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

之媿屈馘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
呂公著又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會公亮陳升之依違
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
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
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馘曰馘之狂直宜爲
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馘
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常上言均輸青苗
歛散取息傳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
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
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

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詔顯言既不行懇
求外補而戩常亦各乞罷乃罷常通判滑州戩知公
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石素善顯及是雖不合猶敬
其忠信但出爲京西路提點刑獄顯上疏曰臣伏蒙
聖恩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已瀝懇誠不敢祇
受願從竄謫日冀允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臣出自
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實在言責伏自供職以來每有
論列惟知以憂國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已矜衆爲事
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常指陳安危辯析邪正
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

私交則不忍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
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陋智識闊踈徒有捧上
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論大臣
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隳廢職業旣已抗章自劾
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粗知廉
隅必不敢蒙耻冒就如其見利忘義覩面受之陛下
有臣如此亦將安用况臺諫之任朝廷綱紀所憑使
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弛廢
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厲嚴霜
之刑投諸荒陬實所甘分臣無任瀝血祈天之至乃

改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安石
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帝
從之 張載按苗振獄成還朝會弟戩以言得罪載
乃謁告西歸屏居終南山下敝衣蔬食專精問學以
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自秦漢
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
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
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嘗以定性之學問于程顥
顥答書曰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
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

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目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

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

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載得之大悅

五月癸巳詔並邊州郡毋給青苗錢甲辰詔罷制置三司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否安石言脩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問奏事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

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扎諭安石允脩條例掾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王安石暇日偶閱晏殊所作小詞笑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其弟安國曰彼亦偶然耳顧其事業豈止是邪時呂惠卿在座遽曰爲政必先放鄭聲况自爲之乎安國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惠卿以爲譏已啻之 辛亥賜進士蘇丕號安退處士丁巳以審官院爲東院別置西院 是月遼立賢良科令進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進 六月丙戌罷知諫院胡宗愈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

是帝與王安石議分審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權且沮文彥博也彥博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力言其不可且言李定匿喪不孝帝惡之手詔宗愈潛伏姦意中傷善良出通判真州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壽昌父巽守京兆時妾劉有娠而出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及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京兆守臣錢明

公弼免

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不甚褒顯但付審官院授通判河中府居數歲其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天下稱其孝士大夫多以歌詩美之蘇軾爲作序且激世人之不孝者李定見而銜之 秋七月辛卯歐陽脩徙知蔡州 壬辰罷樞密使呂公弼初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出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爲家賊 初御史中丞馮京言薛向總利權無績效近者復除天章

閣待制於侍從爲最親非尙所堪處帝不悅以語安石安石請改用京帝從之以爲樞密副使 八月己卯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爲陝西宣撫使先是夏人築鬧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禦之信等大敗而還復圭懼欲自解旣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于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絳

爲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尋命兼河
東宣撫使 九月以曾布爲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
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
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
尤不服尋罷 山陰陸佃嘗受經于安石至是應舉
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
如初意還爲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
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
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
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

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
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以劉
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
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
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柰何不與大
臣協心濟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大
臣也庚子曾公亮罷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
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
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叅其謀至
帝前畧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

參知政事馮京
樞密副使吳充

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觀使蘇軾嘗從容
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
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其罷相
辛丑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爲樞密副使京爲中
丞時嘗䟽論王安石更張失當累數千言安石指爲
邪說請黜之帝不從至是用之 翰林學士司馬光
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同脩資治通鑑許之光進
讀資治通鑑至張釋之論嗇夫利口乃言曰孔子稱
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
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

以爲賢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側光蓋指之也 乙巳親策賢良方正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與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司戶叅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啓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論

升之免

文仲不當黜帝不聽范鎮上䟽言文仲草茅踈遠不
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
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癸丑翰林學士司馬
光求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
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
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孰如呂公
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
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去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知
未興軍 冬十月戊寅陳升之以母憂去位升之與
安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卧家逾十

旬會母喪去 貶秦鳳經畧使李師中知舒州先是
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平戎三策以爲西夏可取
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
沿邊諸種自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其
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羗瓜分莫
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唃氏子孫瞎
征差盛爲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
族於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
帝異其言召問方畧王安石以爲竒請以韶管幹秦
鳳經畧司機宜文字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

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爲不便詔師中罷
帥事詔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
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爲本
詔秦鳳經畧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詔領市易
事師中言詔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
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安
石主詔議爲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知秦
州與內侍李若愚按閒田所在僅得地一項地主有
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爲謫舜卿而
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詔太子中允初師中

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叅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
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
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稱其先識
論曰人之欲有爲于天下而以天下之事爲已任者
固天下之所震而忌焉者也孝肅叅政而人且謂天
下自此多事宜乎介甫有所不免也 越州山陰知
縣陳舜俞自劾違旨不散青苗錢降監南康軍稅竟
卒于謫所蘇軾哭之以文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
器一斤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 許州
長葛知縣白提舉常平官言免役不便使之條析置

不報不肯治縣事求去提舉官劾之奪其官 劉蒙

知唐州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以爲不便不肯預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乞罷亦奪官歸鄉 帝諭王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帝曰陳薦言外人云卿以爲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試館職策問意指此三事安石默然 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于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反爲

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
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掎
撫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
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鑑乎因復極
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
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
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
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畧曰願陛下
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
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

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十一月己丑，官節行之士二十一人。甲辰，夏人寇大順城，都監燕達等擊走之。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曠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

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

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乙丑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以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

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
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鄰保合坐罪者
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
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
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
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
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
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
禁令苛急徃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
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

同平章事韓絳

王安石

叅知政事王珪

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
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
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
免 丁卯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叅知政事
時絳開幕府於延安詔即軍中拜之珪爲翰林學士
承旨典內外制十八年嘗因齋宮賦詩有所感嘆帝
聞而憐之遂有是拜 戊寅行募役法先是詔條例
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
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
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

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
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隨戶
等均取顧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
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于開封府遂
推行于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
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
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既聚衆僥倖苟受其
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臺諫多
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
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司馬光言上等

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庚辰命王安石提舉編脩三司令式時天下以新法騷然邵雍屏居于洛門人故舊仕宦中外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

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
劾何益邪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二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三十三

辛亥
一年

神宗三

熙寧四年春正月己丑韓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選蕃兵為七軍復以种諤為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蕃兵皆怨望絳與諤謀出兵取橫山安撫使郭達曰諤狂生耳朝廷徒以种氏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奏達沮軍事召還之既諤帥師襲敗夏人

于囉兀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爲報復計呂公弼言諤稔邊患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壬辰鬻廣惠倉田廣惠倉田本絕戶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鬻之以爲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常平倉糴本詔從之 二月丁巳更定科舉法從王安石議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安石又謂孔子作春秋寔垂世立教之大典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詞自經秦火煨燼無存漢求遺書而一時儒者附會以邀厚賞自今觀之一如斷爛朝報決非仲尼之筆也儀禮亦然

請自今經筵毋以進講學校毋以設官貢舉毋以取
士從之時詔議科舉咸謂宜變法便蘇軾獨上議曰
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
知人之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
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
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
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
復生于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固
嘗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僅存今
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

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養遊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爲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於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彌封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脩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

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爲無用然自祖宗
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
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
欲廢之帝喜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王安
石言於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
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當脩學校欲脩學校
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進士科詩賦亦多得人自
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
未也今以少壯之士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
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

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
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
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
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
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
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
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
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
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
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麤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

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
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
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
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爲期集費 三月丁亥夏人陷
撫寧諸城初种諤進築永樂川賞逋嶺二砦分遣都
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
光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
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等
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
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

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
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棄囉兀城治諤罪責授
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坐興師敗衄罷知鄧州
果不出郭逵所料云 庚寅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
田十頃贍士并置小學教授 辛卯詔察奉行新法
不職者陳留知縣姜潛到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即
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
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
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
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 都水監丞宋昌從內侍

程昉之議請浚漳河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 夏四月癸酉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先是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

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事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

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命軾權開封推官將困之

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
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
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
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
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
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
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
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
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
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

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旣兼之矣柰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

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
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
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
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
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
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末年吏多
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
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
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
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

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
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
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
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
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
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
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
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
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
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

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
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
杭州時新法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
安 以鄧綰爲侍御史判司農寺初綰通判寧州知
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爲宋興百年
習安玩治當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
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于浮議而堅行
之復貽安石書極其諛佞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驛
召對會夏人寇慶州綰於帝前敷陳甚悉帝問識王
安石呂惠卿否綰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

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屬安石致齋陳
升之以綰練習邊事使復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
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綰曰不失
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
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
罵好官還我爲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而
呂惠卿居憂會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綰以威
衆故有是命 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字
獻可其先幽州人後家于洛陽幼孤力學性沉厚不
妄交游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自舉進士爲尉令以

至通顯無論中外一以天下民物爲慮平居容貌語
言恂恂和易遇義所當爲則直前向往如救焚溺義
所當言則正色直詞不少假借如其非義則引避遠
去唯恐墜焉會有疾表乞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
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
憚跋扈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
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
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
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
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識與不識咸痛惜之司馬光

爲誌其墓言獻可爲中丞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才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抗章條其過失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初誌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自請書石旣見其文遲迴不敢書以安石在相位也航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航又陰祝呂氏諸子勿摹本示人恐非三家之福時蔡延禧欲中光厚賂刻工摹獻安石安石得之懸壁省覽且謂其門下士曰君實此誌西漢之文也 丙午高麗來貢高麗爲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至是福建轉運使

羅拯令商人黃貞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貞還移牒福建願備禮朝貢拯以聞朝議謂可結以謀遼乃命拯諭意徽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悌等由登州入貢自是與中國復通聘貢相繼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日力可惜韓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者如止欲

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爲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維爲御史中丞維以兄絳居政府力辭安石因言維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免其請會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力請外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勝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乃出知襄州六月甲子知蔡州歐陽脩致仕

脩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污鱗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徙
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王安石力
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
脩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
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甲戌富弼在亳州持青苗法不行曰如是則財聚
於上人散於下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
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太僕
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謫猶不失富貴昔絲以
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

宋史通鑑卷三十三
十一
姦帝不答彌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安石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爲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彌有愧色蓋彌亦素喜安石也 秋七月辛卯北京新堤

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未濟清陽以北遣內侍都知張茂則乘驛相視 丁酉御史中丞楊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楊繪又上䟽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

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脩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

劉摯爲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入見帝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

畏義者以進取爲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
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楊繪
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
訟助役事撫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
意指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劉摯亦論趙子幾摺
撫賈蕃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
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
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會布請爲之旣作十難且
劾楊繪劉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
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壓

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
說曰助役歛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
臣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甚易矣然
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爲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
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
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
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
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
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
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

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
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
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
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
爲無能俠少儂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
爲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
除用進退獨與一椽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
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
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
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

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謫摯監衡州鹽倉燥亦落職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 八月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也爲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秦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雱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

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論天下事者三十餘篇及注道德經鏤版鬻于市遂傳達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叅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 庚申復春秋三傳取士 癸酉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時議取河湟自

古渭砦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羗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龍珂旣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姓包名順是月河溢澶州曹村埽決鎮寧僉判程顥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顥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顥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

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
士遂以本鎮印授顥曰君自用之顥得印不暇入城
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
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
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
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
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
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顥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
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
九月鬻諸路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歲收

六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
匹有竒旣而司農并祠廟鬻之聽民爲買區其中
冬十月以鮮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初詔監司各定
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
時爲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
遂各爲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
布使頌以爲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初
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侁惡其沽
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
事侁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

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侂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侂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爲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爲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旣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差次升舍

其最優者爲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曆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廓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釐生員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

者主判直講復薦之于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
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
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十一月壬子
朔詔凡賞功罰罪事可懲勸者月頒之天下 壬寅
開洪澤河達于淮 十二月辛亥朔詔增賜國子監
錢四千緡丙寅省諸路廂軍 令河北轉運司開脩
二股河上流并脩塞第五埽决口鎮寧河清卒於法
不他役程昉爲都水丞恃中人之勢蔑視州郡欲盡
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僉判程顥以法拒之昉請于朝
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

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
畏昉欲弗納顥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
顥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
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顥
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
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顥笑曰彼方憚我何能
爾也果不敢言

浙江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三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三十四

起壬子至癸丑凡二年

神宗四

熙寧五年春正月己亥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收罪之 二月壬子以兩浙水賜穀十萬石賑之仍募民興水利壬戌詔罷陝西遞運銅錫 癸亥太白晝見 丙寅以蔡挺為樞密副使挺知渭州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故多立功效然謫智深險在渭歲久鬱鬱不得志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句中使至使優伶

樞密副使蔡挺

宋文鑑卷三十四
歌之傳達禁中帝聞而愍之故有是命 三月甲午

南平王李日尊死子乾德嗣日尊公蘊之孫也既死

乾德幼母黎氏燕燕太妃與宦者李若吉同主國事

計至遣使弔贈 戊戌判汝州富弼致仕弼至汝州

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

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仕弼雖家

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


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

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立文武換官法 丙午行市易法自王韶倡爲緣

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取利帝聞其太煩碎欲罷之王安石上言曰立法當論利與害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席黃蘆之類悉令計直從民願者市之以給用尋改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成都以戍卒爲

憂除趙抃爲資政大學士知成都抃乞以便宜從事及至蜀密爲經畧而燕勞閒暇如無事兵民晏然劍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民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抃不下但處孝忠以私度罪餘皆不問夏四月庚戌朔立殿前馬步軍春秋校試殿最法已未置弓箭手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乞下本道逐州縣並令募諸色公人及城郭鄉村百姓有武勇願習弓箭者自爲之社每歲之春長吏就閱試之北人勁悍緩急可用從之辛未塞北京

決河 五月辛巳以古渭砦爲通遠軍帝志復河隴
會定州駐泊都監張守約請以古渭爲軍根本隴右
帝從之以王韶知軍事行教閱法 詔宗室非袒免
親者許應舉初試黜其不成文理者餘令覆試累覆
試不中者亦量才擢用 庚寅以青唐大首領俞龍
珂爲西頭供奉官龍珂時已賜姓名包順 丙午王
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爲不便安石
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
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
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

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闕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于諸路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妄奏罷閣門官吏安石言其作

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
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
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
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得言去安石固請
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
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爲惑
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齋表入請帝不
視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職 六月癸亥詔分經義論
策爲四場以試貢士乙亥置武學是月河溢北京夏
津 秋七月壬寅初以文臣兼樞密都承旨 閏月

庚戌以章惇爲湖北察訪使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
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酋刻剝無度蠻衆
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
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荆湖北路經制蠻事時北江
則彭氏主之有州二十南江則舒氏有四州田氏有
四州向氏有五州皆自太祖以來受朝命隸辰州入
貢者及惇往經制蠻相繼納土願爲王民始創城砦
比之內地矣惇狎侮郡縣時蜀州人張商英知南川
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
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歸薦諸王安石擢至監

察御史坐論樞密檢詳官劉奉世語侵樞臣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 帝因河溢語執政曰聞京東調夫脩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若河復決柰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此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脩二股河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乎去歲若復葺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帝從之 是月詔入內供奉官以下已有養子更養次子爲內侍者斬 八月甲申秦鳳路沿邊安撫

王韶引兵擊吐蕃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
初諸羗各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
鬪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
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
鬪師小却韶躬擐甲胄麾帳下兵逆擊之羗大潰焚
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木征渡河來援餘黨復集
韶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
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韶
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
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旣興作知

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脩王安石曰主
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爲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
由是韶進計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歐陽脩卒
于汝陰先是詔求脩所撰五代史而脩卒矣脩字永
叔吉州人生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節自
誓親教脩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敏悟過人所
覽成誦稍長爲科場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兩試國
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舉進士甲科補西京留守
推官始從尹洙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過
隨州得唐韓愈遺藁讀之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

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至是一
變而復于古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爲獎引後進如恐
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及在政府士大夫有所干
請輒面諭可否臺諫論事必以是非詰之屢疏乞歸
上懇留之而不能奪歸一年卒年六十六謚文忠天
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 貶唐垆爲潮州別駕垆
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失之弱
非失之強帝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
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
身爲崇文校書安石復令鄧綰舉爲御史遂除太子

中允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
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垆果怒安石易已凡
奏二十䟽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垆乃因百官起居日
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垆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垆
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
陳之乃搢笏展䟽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
安石遲遲垆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
竦然而進垆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
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
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

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又言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願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已者雖不肖爲賢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垗慷慨自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旣而靈臺郎尤瑛言天陰星行失度宜退安石安石怒黥瑛配英州乙未詔侍從及諸路監司各舉有才行者一人

甲辰頒方田均稅法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

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
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
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
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
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
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竒零如米不及十
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
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
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
田方之角立土爲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

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
 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
 鉅野縣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
 焉 九月癸亥帝始御便殿旬校諸軍武技 丙寅
 少華山崩其下地裂陷居民數百戶 冬十月戊戌
 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遠軍升鎮洮軍為熙州
 以王韶為經畧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
 未能復也 十一月癸丑河州首領瞎藥等來降以
 為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 壬申分陝西為永興秦
 鳳路仍置六路經畧司 章惇招降梅山峒蠻蠻姓

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
鼎澧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戶其田二十
六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 築武陽開峽
二城置安化縣隸邵州 十二月郊祀霈恩程顥曰
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養親得監西京
竹木務改太常丞丁丑詔太原置弓箭手壬午以陳
升之爲樞密使癸未雨土

六年春正月辛亥復僖祖爲太廟始祖祧順祖于夾
室先是中書奏請議禧祖神主祧遷下兩制詳議元
絳等言自古受命之主旣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

本統以尊事其祖商周以契稷爲始祖者以其承契稷之本統也使契稷自有本統承其後而湯與文王又爲別子之後則自當祖其別子不當復以契稷爲祖矣所以祖契稷者非以有功與封國爲重輕也諸儒適見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以謂祖有功若祖必有功則夏后氏何以郊繇乎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始僖祖之上世數旣不可復得而知然則以僖祖之爲始祖無疑矣儻以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况欲毀其廟遷其主而不祔於子

孫之室此豈所以稱祖宗尊祖之意哉謂宜以僖祖
爲始祖之廟翰林學士韓維言昔先王既有天下迹
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爲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
太祖皇帝孝養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
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可議者
僖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所自上尋
世家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竊恐於
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天章閣待制孫固言
漢高帝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
而光武中興不敢尊舂陵而祖高帝今國家據南面

之尊享四海九州之奉者皆以太祖之功也不當以
僖祖替其祀請以太祖爲始祖而爲僖祖別立廟如
周人別祀姜嫄之禮禘祫之日奉祧主東面以伸其
尊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也乞特爲
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下親盡迭毀之主
皆藏之僖祖之室是時韓琦還判相州聞之歎曰此
議足以傳不朽矣禮官章衡等請以僖祖爲別廟蘇
祝請以僖祖祔景靈宮帝乃以固議問王安石安石
曰爲祖立別廟自古無此禮姜嫄所以有別廟者蓋
姜嫄禱神也以先妣故盛其禮與歌舞皆序於先祖

之上不然則周不爲營廟而立姜嫄者何也帝遂以
安石論姜嫄之言爲然於是詔依絳等議奉僖祖神
主爲太廟始祖 王侁曰宗廟之義大矣議宗廟之
事者必謹於禮宋興創業垂統實自太祖而始祖之
奉乃捨本統之所因而推追尊之所自是豈合於禮
哉元絳之言美則美矣而未盡善也至今太祖東向
之位猶未正云 二月丙申王韶復河州獲木征妻
子遂復洮岷疊宕等州 以呂惠卿爲翰林學士以
鄧綰爲御史中丞 以沈起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
銳意治邊知邕州蕭注喜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

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今不取必爲後
憂會交人爲占城所敗或言其餘衆不滿萬取之易
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
復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
理乃以起代注起迎合安石遂一意事攻擊交趾始
貳 三月庚戌置經義局脩詩書周禮三經義以王
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脩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
安石不可 辛亥呂公弼卒公弼字寶臣夷簡子也
初以蔭補將作監主簿召試禁林賜進士歷官觀文
殿學士公弼器宇深博讀書究觀古今治亂之要而

末世不必然

不爲章句之學故所至有治功賜謚惠穆 已未置

諸路學官更新學制有司立爲約束過於煩密劉摯
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
之所雖羣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
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
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
人犬彘自爲而况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

甲子交州來貢 丁卯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

官 庚午封李白尊子乾德爲交阯郡王 夏四月

甲戌朔日食先是司天奏是日當食帝自三月即避

殿減膳降天下罪囚一等至是雲陰日不見執政進賀以爲聖德所感乞御殿復膳從之 乙亥置律學

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設

教授四員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巳亥文彦

博罷彦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

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

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

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爲已而發

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燦脞乃西

晉之風何益于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彦

彦博克

博以爲損國體斂民怨致華嶽山崩爲帝極言之且
曰衣冠之家罔利于市縉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
堂大國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安石曰華
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
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彥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
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
加貶同知太常禮院劉攽通判秦州攽博記能文
章政事與兄敞及敞子奉世名相埒世稱三劉攽與
王安石論新法不便遂貶 四月始置䟽濬黃河司
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

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
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
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
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
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船繩兩端石
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
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
益淺則齒礙泥沙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
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
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

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脩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帝乃許春首興工而賞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都大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

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
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自衛
州濬至海口以子淵爲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 五
月癸卯朔播州蠻酋楊貴遷遣子光震來貢 湖北
蠻向未晤舒光銀以其地來降 乙丑以瀘夷叛詔
遣中書檢正官熊本爲梓夔察訪使得以便宜措置
諸夷事 六月己亥王雱言今天下甲冑弓弩以千
萬計而無一堅利者莫若更制其法歛數州之所作
而聚以爲一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典其
職且募良工爲匠師帝采雱說置軍器監總內外軍

器之政以呂惠卿判監事 是月大蝗 周敦頤卒

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
砥礪奉已甚約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黃
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胷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
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
燕及糞粢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好讀書雅意林壑
不爲人事窘束世故拘牽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嘗著
太極圖說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
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
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

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
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
各一其性無極之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
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
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
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
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
原大有功於學者程顥程頤受業每令尋孔顏樂處
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
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
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卒年五十七學者
稱爲濂溪先生 秋七月乙巳詔京西淮南兩浙江
西荆湖等六路各置鑄錢監丁巳詔沿邊吏殺熟戶
以邀賞者戮之 八月戊戌復比閭族黨之法 九

月壬寅置兩浙和糴倉立歛散法戊申詔興水利

辛亥初策武舉之士先是武舉試義策于秘閣武藝
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于廷策武藝俱
優爲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爲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
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脩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
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
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
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
武舉之士 戊午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其城降初王
韶旣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吐蕃未征遂據

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
陘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
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木令征聞先聲
遂以城降韶入岷州於是宕洮疊三州羗酋皆以城
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
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羣臣賀
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
士 收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
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
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

買百貨並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
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冬十月開直
河時河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
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
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
領其事開直河深入八尺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
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
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 滕元發知
定州許入覲乃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
爾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於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在

定州以上巳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即治兵元發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愧服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元發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元發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得體邊人安焉元發因作堂以安邊明之元發去國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畧曰陛下神聖文武自足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

然清明識者躡其言 辛未章惇擊南江蠻平之初

湖北蠻向來晤舒光銀各以其地降惇獨田氏有元

猛者桀驁惇遣左侍禁李資招諭之被殺因進兵破

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爲治所

後城徽州蠻酋楊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歸

附因置靖州 壬辰行拆二錢除在京及府界外諸

路並通行 十一月丙寅大雪詔京畿收養老弱凍

餒者 十二月癸未詔在京納免行錢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四

浙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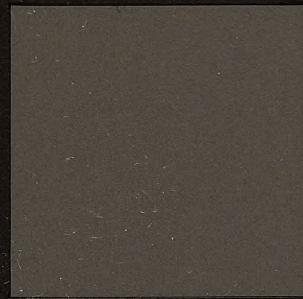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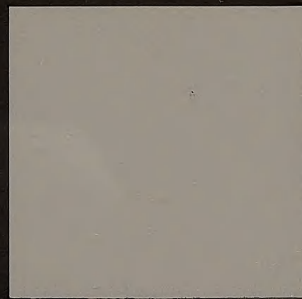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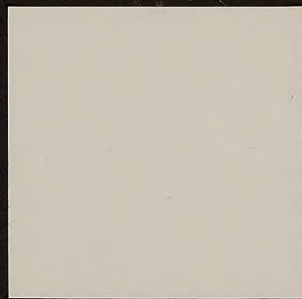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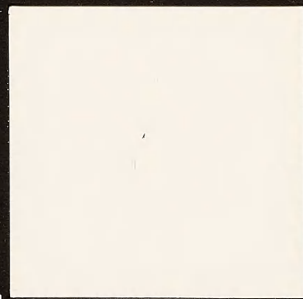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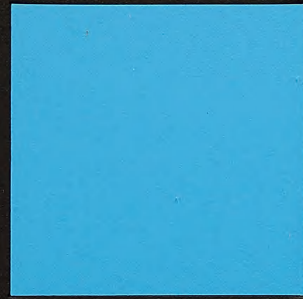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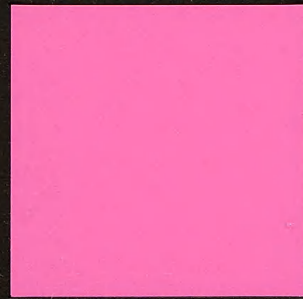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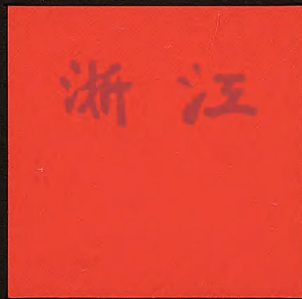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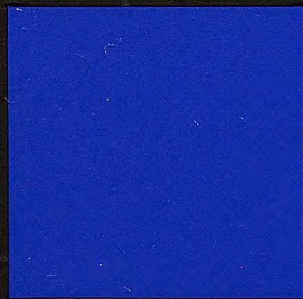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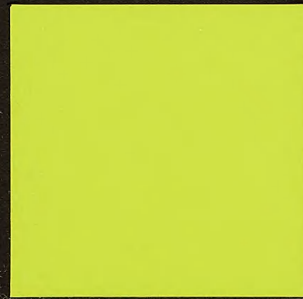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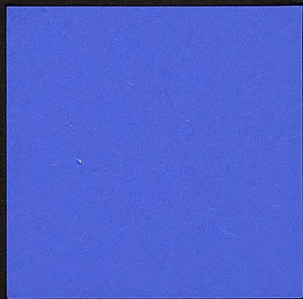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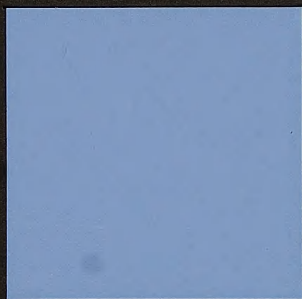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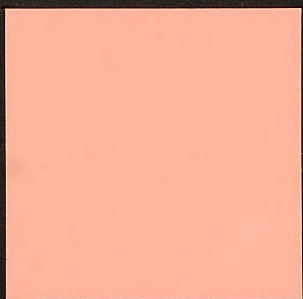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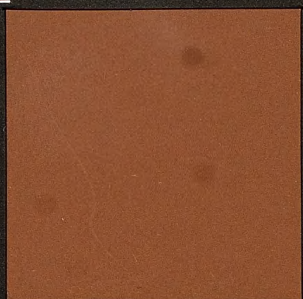
甲登記號：029982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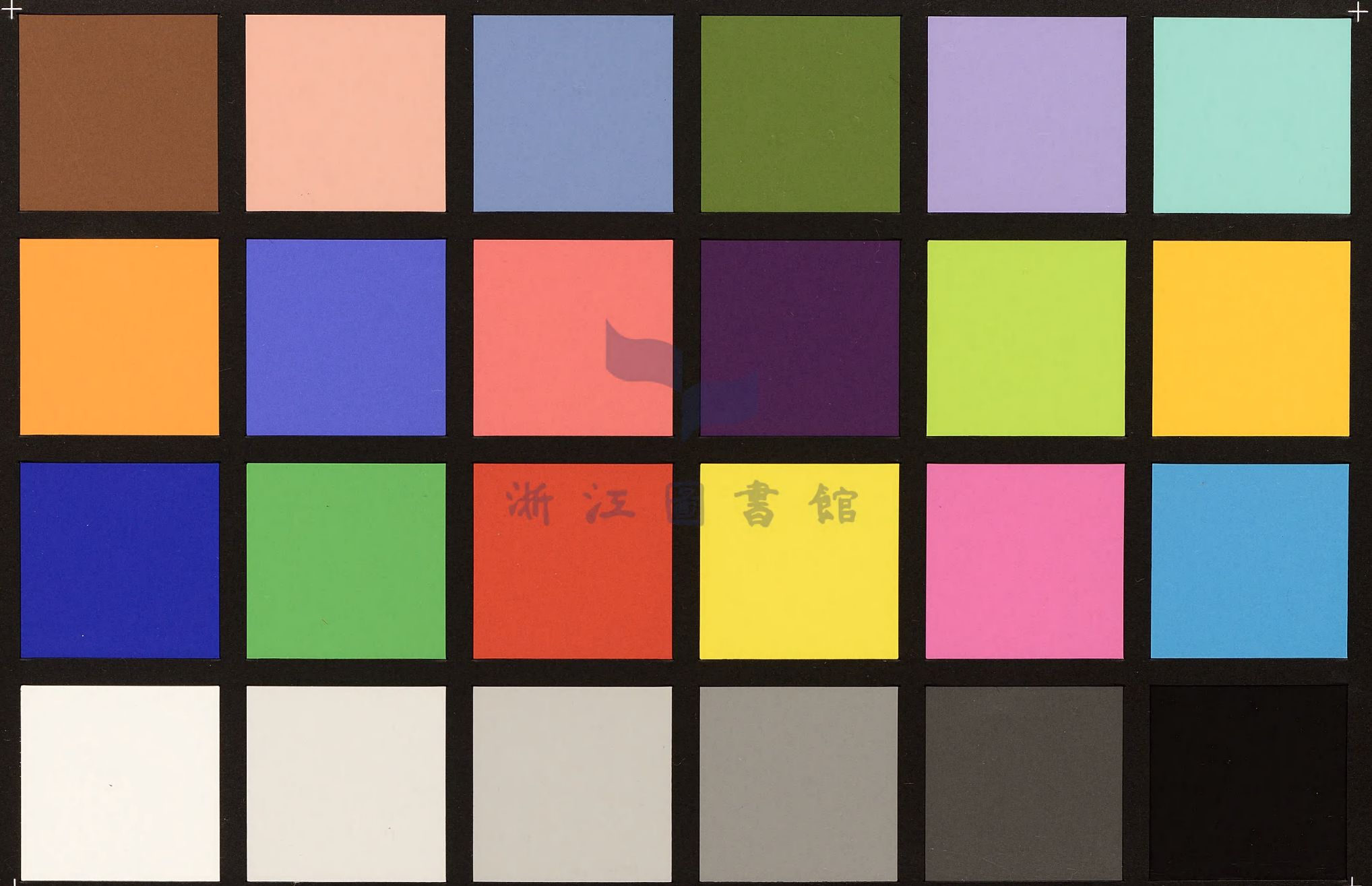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浙江圖書館

color Munsell x-rite

100mm 100mm